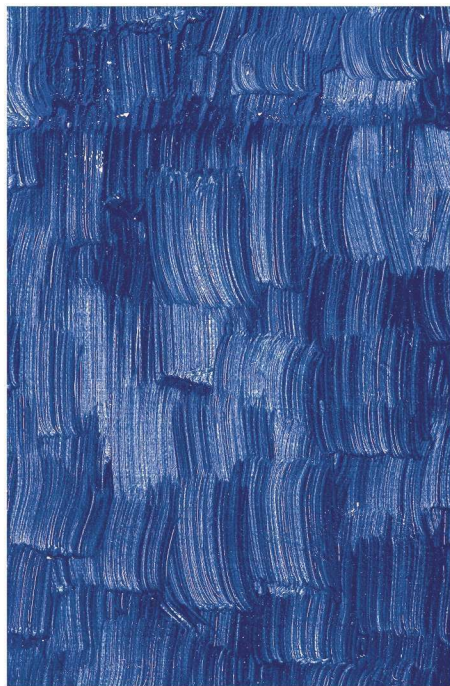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（第4辑）
王晓勇◎主编

Jin Yang



进 洋

杨卓娅 著

我们曾经活着，
爱过，恨过，努力过，
最后又回去。
我们似乎什么都得到了，
又似乎什么都没得到。

进 洋

◎ 杨卓娅 著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进洋 / 杨卓娅著. —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8.4

(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. 第4辑)

ISBN 978-7-5526-3188-3

I. ①进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0862 号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4辑)·进 洋

-
- 作 者 杨卓娅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)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责任编辑 苗梁婕
责任校对 方 妍 李 强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2.75
字 数 160 千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3188-3
定 价 30.00 元
-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:0574-87582215



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(第4辑)编委会

顾 问 郁伟年

主 任 王晓勇

副主任 韩利诚

主 编 王晓勇

编 委 何 微 施孝峰 赵柏田

荣 荣 冯国祥

目 录

钓 鱼	1
画 心	48
进 洋	100
青蟹酒	112
拾小海的姆妈	128
芳香扑鼻的村庄	139
桥	152
北京 北京	169
蟑 螂	183
端 午	192

钓 鱼

1

我跟我发小,打小一起上学,一起玩,真正的出屁股朋友。

我们村前有条小河,一到春天就会涨水,很多鱼在里面乱跳。我和发小一起去捉鱼,放晚学后一直捉到天黑。直到远远传来爹妈吆喝吃饭的声音,才上岸匆匆分鱼。发小用青草扎紧两个裤腿,将鱼捉进裤管,往里面灌水。他将两条灌成胖猪腿般的裤管骑跨在脖子上,飞快往家跑。

我们一起念完小学,到镇里念初中,后来又和县里念高中。高中不在一个班,但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,一起在宿舍吃饭,一起回家,一起背着米返校。发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南方的一所大学,我没考上,复读一年。我暗暗发誓要考上发小就读的那所大学,就算考不上,也得在同一个省。

我后来上的大学,离发小的大学挺近。我们又像以前那样,经常在一起,不是他往我这边跑,就是我往他那边跑。他们学校晚上熄灯迟,我经常在他那里待到很迟才回。发小那时有点小忧郁,他爱上了中西医专科的一个女生,却不知道如何俘获她的芳心。

我陪着发小,经常在女生宿舍的楼下溜达。那个女生相貌一般,但读书成绩很好,这给发小带来了希望,因为这样的女生一般追求者少。我们很快发现,该女生心性很高傲,她看起来很孤单,进出宿舍基本都是独自一人,跟那些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女孩很不一样。这更加深了发小对她的

爱,他几乎陷入痴迷不能自拔。我们想尽了办法想“邂逅”她,却一次都没有得逞。为了让该女生知道发小对她的爱,我也忧思成疾。有一次,我们看到该女生手里拿着饭盒,匆匆走回宿舍。经过我们身边时,发小脸红心跳,张着嘴发不出半点声,眼巴巴看着她走远。我急中生智,用手拢成喇叭状对着女生的背影喊:张晓清,吕镇宇爱你!!!

张晓清回过头,拿眼瞪着我们。她的眼睛很大,神情很惊异,也有些不屑。她在判断刚才是不是我们在喊她,也在判断哪一个是吕镇宇,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我们。

从那以后,发小就单独去找她。他不敢上宿舍,只在楼下徘徊,等她从外面回来,鼓起勇气上去打个招呼,或者什么也不说,就笑一下。

这个叫张晓清的女生,后来成了发小的女朋友,最后成了他的妻子。张晓清家在南方的一个县城,父母都是工薪阶层,家里条件不错,毕了业就被安排到县城医院当了医生。发小毕业后则去了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城市,他学的是经济管理,在县城几乎没有用武之地。

发小发誓要赚很多钱,娶张晓清,在市里安家落户。我们的家乡在内陆地区,这个城市漂着很多从老家出来打工的人,发小成为其中之一。他去一家外贸公司跑单子,没有底薪,业务提成就是工资。发小不怕,他租了个阁楼,骑着一辆捡来的破自行车,冒着烈日酷暑穿街过巷,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寻找潜在的生机。他租住的阁楼不到五平方米,坐东朝西,冬天奇冷,夏天却热成蒸笼。他吃的是路边摊,有时实在馋嘴,去快餐店买俩菜慰劳自己。那时他穷得叮当响,兜里拿不出上百的整钞,有时还因拖欠房租遭受房东的冷脸。

2

我比发小迟一年来到这个城市,我俩摩拳擦掌,谋划着各自的人生大计。白天各跑各的业务,晚上挤在一张窄窄的钢丝床上,幻想着美好的未

来。我初来乍到,不认路,发小用破自行车带着我,几乎跑遍了整个城市。我学的是集装箱物流专业,跟发小一样,也没底薪,提成就是工资,要自己去寻找每一笔物流单子。

那时真的穷,我和发小都没挣到钱。我白住发小的阁楼,有时连一起吃一顿饭的钱都拿不出。发小对我很好,没让我付过一次房租,每次吃饭总劝我多吃点——我比他瘦。有时我懒得出去跑单,他回来时会给我带方便面,或者几个包子。看到我吃得很香,他笑得很开心。我看到他咽着口水,递给他一个包子,眨眼工夫,整个包子就落进了他肚里。这时我才知道发小很饿,他根本就没吃过饭,却将包子全给了我。

城里赚不到钱,县城那边又十万火急。张晓清申明,要是他再在城里“鬼混”——她称发小的努力奋斗为“鬼混”,他们就分手。发小当然不愿意,他是真喜欢张晓清。张晓清就提出条件,要他考公。医生配公务员,似乎比较登对,讲出去也好听,张晓清的要求并不过分。发小没办法,放弃了勤劳致富的念头,买了一大堆考公教材,一门心思准备考公。

第一年,发小考砸了。他忽视了策略问题,就在市里报考的。现在考公竞争非常激烈,市里尤其惨烈,经常出现几千人报考录取十几人的“盛况”,发小的被淘汰是大概率事件。

第二年,发小听从张晓清的建议,回到她的那个县城考,还是没考中。这次的考试成绩明显提高了,离入围面试只差0.5分。张晓清没有放弃,发小也越挫越勇,整整一年悬梁刺股,挑灯夜战,终于在第三次胜出,以全县第一名的分数考中镇政府的一个行政岗位。

发小激动万分,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我。我那时还在市里苦苦挣扎,住发小留下的阁楼,骑发小留下的破自行车,吃路边摊的煎饼,像一只饥饿的流浪狗,四处狂奔寻找哪里有让我吃饭的单子。我由衷为发小高兴,这下子张晓清对发小无话可说了,他的后半辈子有了保障,起码生活安稳了,而我还像一只漂泊的风筝,飞到哪里算哪里。

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,发小不久就结了婚。结婚前,张晓清提出在县城买房。发小打电话给我,萎靡不振地说房价那么高,怎么买得起,张晓清一意孤行,非得要买,他感觉压力很大。我那时工作刚刚有点起色,接连拉了几笔大单,离开了发小的阁楼,跟人合租搬到一个套间,卫浴设施齐全,起居饮食也规律起来,生活质量明显提高。发小给我打电话时,我已攒了一笔钱,不多,但可以给他的首付凑个数。

我将钱全部打进他的账户,帮他付首付。后来房子装潢时,又给他打了一次钱。在这个城市里,我就光棍一个,没女朋友,没家,根本没买房置业的打算。县城的房价已经很高,但市里的房价高得更离谱,就凭我那本事,想买房简直是笑话。我已经算过了,就算我这辈子不吃不喝,也买不到半套房。我最大的人生理想是,赚到足够的钱,回老家县城办一家物流公司,再造一幢房子。我所从事的物流业,那时突然兴盛起来,以前都是自己跑单子,现在单子主动找上门,生意源源不断。单子好做了,钱也赚得顺手,我就萌生了自己办公司的念头。

有一年夏天,我跟营销部的经理发生了点不愉快,不想再在那个公司待了。正好有另一家物流公司招聘副经理,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去应聘,结果瞎猫撞着死老鼠,还真被聘上了。

我在那家公司放开手脚大干起来,以前打下的基础这时全都派上了用场。就在那几年,我赚了很多钱,多到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我当机立断,在城里付了首付按揭买了房。好事成双,我很快有了女朋友,是我们公司的员工,长得挺漂亮。我们很快住在一起,随后结婚,生了一个儿子。

3

我的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,发小那边也貌似不错。他先从一名普通行政干部,当上镇政府的社会办副主任,不久就当上政府办主任,相当于正科这样的级别。张晓清给他定的目标是:十年之内当上镇长,然后调进县

里当一个局长。从正科到局长,还有两个台阶要迈。别看这小小两个台阶,真正操作起来,不脱一层皮也得累个半死。尤其是从正科到副局这个台阶,简直是难于上青天,发小的路还漫长着呢。

我对发小说,悠着点吧,好歹也算公家人了,工作稳定,收入不赖。发小说,张晓清不干。张晓清是个非常有追求的女性,社会角色意识相当强。就说她自己,已从普通住院医师升到现在的主治医生,再努力一把,马上成为副主任医师,好歹也算是个专家。她对自己严格要求,对发小更不放松,不准发小偷懒,不准他消极颓废,时时监督激励,要求他上进。

发小说,他干得很苦。不仅在单位要做牛做马,还得搞好镇里和县里的人事关系,相关人物都得时时关注打点,以拉近关系。发小说,这里面的事儿多了去,大到县里的线上主管、人事组织部门,小到镇里的镇长书记,甚至管人事的组织委员,对谁都不能疏忽,谁都不能一笔带过。每逢节假日,对别人来说是度假休闲,对他来说相当于酷刑。他得走门串户拜访领导,还得陪人吃饭唱歌交际应酬。发小说,这些都要花钱,他们买房后,张晓清负责房子的按揭,他的钱除家里的开销,基本上都用在了这里。

发小有时上市里开会,会跑到我这里诉苦。以前发小体形偏瘦,现在变胖了,将军肚也出来了。他苦笑说:这是吃出来的。我说:你老婆是医生,也不管管你的健康问题。他说:大概在她心中,她老公的前程比健康更重要吧。

我建议发小减肥,适当加强锻炼。发小说:哪有时间,再说也没那个心情。

我说:那做什么有心情?

他掏出一支烟点上,沉思良久,说:做什么都没心情,就是跟女儿一起时,还感觉做人有点意思。

我听了哈哈大笑:那就待在家里好好陪女儿吧。女儿是你的前世情人,对她怎么好都不为过。

他也笑起来:还真奇怪,这女儿,我怎么看怎么喜欢。就算她有时候淘气,我看着也欢喜。

我说:你是典型的情人型老爸。

他说:可惜有人吃醋。

我说:张晓清?

他点头,说:是。该同志不仅严格要求我,也严格要求女儿,不准我溺爱她。经常鞭策我,批评她,要求我们向全方面高层次发展。我俩都是她教育改造的对象,哈哈!

我说:这女人,武则天!

他说:也不全怪她,这社会风气就那样。像我这样,不追求就没地位。女儿要不参加各种培训班,就跟不上人家。这社会,还真他妈的狗屁……

我无语。要说起来,这社会还真是这样。以前我们都是放养的苦孩子野孩子,谁都不管。现在动不动就喊小孩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,啥琴棋书画奥数写作,样样不能落后,落后就要挨打,更先进的从胎教就开始。为侍弄这一亩三分地,孩子苦得像农民,起早落夜天天不得闲,比上班的大人还苦。大人只要岗位好心态正,还能喝杯茶看个报偷个懒啥的,孩子却被逼得陀螺似的转着赶场。

那时我已自己单干了,用吹牛的话说,我已有了自己的公司,算是个有头有脸的老板了。我能单干纯属好运。我在那个公司一直做业务副总,老板看我业务做得不错,人也能干,就偷了懒,将公司大小事交给我处理,他自己逍遥“公司”外。人是有惰性的,没多久,他索性甩手不干了。家里有钱,加上身体也欠佳,他就将公司转让给我,我稀里糊涂就有了自己的公司,变成了老板。

发小看我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,接电话,下指令,动作潇洒利落,非常羡慕,说要是当初不回去考公,现在可能也这样了。

我说:这都是命。你现在也不错,将来会更好。

他说:好啥呀,累死累活连个正科都混不上!

我说:你眼光得看得远,年纪还轻着呢。

他说:身体可不等我,天天喝酒,我觉得还真有些挺不住!

我说:天天喝?

他说:也不一定。但基本上隔几天就得喝,必要时还得喝倒。

我说:那就少喝呗!

发小摇摇头:没办法,谁叫我级别低!现在只有陪喝的份,等上个台阶,可以少喝点,让别人喝去!

我笑着说:那就赶紧上台阶。

发小又摇头:没那么容易。

我说:其实就这么混着也挺好,至少生活有保障。吃我们这碗饭,还得看市场脸色,也不好做。

这话还真被我说中了。自从我盘了这个公司,快递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,很多小单业务都转到了快递公司。虽说我们主要做大单,但平常也注重积少成多,在实际业绩中,小单已占一定份额。市场风云说变就变,这时我才领略上任老总敏锐的眼光。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,本来以为要发财了,原来却是一个陷阱。业务的滑坡,让我一下子感觉到肩头的沉重。公司在银行的抵押贷款,几百号员工要发的工资,破旧而急需维护的设备,这些接踵而至的问题,有时会让我晚上失眠。

我对发小说了这些困难,发小说:你毕竟已赚过钱,基本生活条件已具备,我们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呢。

我当然知道发小不容易,房子按揭,车子按揭。本来按发小的意思,车子暂时不买,但在张晓清的强烈要求下,又按揭买了车。每个月两个按揭款付完后,工资基本上所剩无几。再加上家里的生活开支,女儿各种昂贵的培训费,还有发小自己努力拼搏的花销,这样下来别说攒不下钱,甚至还倒欠,我当初助他首付的那笔钱,他至今还没还上。

我安慰他:既然走到这一步,只能坚持。只要上个台阶,日子就会好过。

发小苦笑,说当初要不是张晓清,他还真不想考公。现在还是因为张晓清,他一头钻进仕途拔不出来。照他的想法,就是混日子,他觉得这条路不适合他走,一想起那种卑躬屈膝、奴颜婢膝的生活,他就想吐。

能不能曲线救国?找个效益好点的单位,先调回县城,过你想过的生活?我问他。

不行。他将头摇成拨浪鼓:张晓清不会答应,她是个很要面子的女人。

好奇害死猫,虚荣害死人啊。我说:你太听她的话,主要是你太爱她了。

他沉默,喝一口我给他沏的龙井,嘴里狠狠啐出茶渣。我给他续上水,调侃说:爱是一种毒药,一旦吃了就没法解,一切行动听指挥,直到她给你解药,或者有一天,你自己武功练到家,自动解毒!

他突然咧嘴笑了,嘎嘎嘎笑得很响,肩头一耸一耸。他伸手向我要烟,点上,用力吸了一大口说:也是。这几年我这牛鼻子一直攥在她手里,都习惯了,她要是不给方向,我还真感觉迷茫。

我叹气:那就按照她给的方向走吧。

他也跟着叹气,但很快像宣誓又像给自己打气似的,大声说:好!吕镇宇,继续加油!!

4

半年后的一天,我正在办公室处理事,发小突然打来电话,只说了两个字:成了!听他激动的口气,我知道他当上副镇长了,但还是用怀疑的口气反问一句:真到手了?

他确定无疑地说:到手了!

我长长吁出一口气,说:好,庆祝一下!

他建议两家人凑在一起,吃个饭。我提议他来市里,我来请。他说去县

城,由他请:你下来吧,副镇长有权签单,不吃白不吃。

我笑着说:没干上就想贪污,难怪这么多官落马,还有这么多的人前赴后继!

他说:你 OUT 了,吃吃喝喝芝麻大的事儿,如今都不叫贪污了。只要跟现金不沾边,都没事。

还有女人。我开玩笑说,尤其是身边的女人,投怀送抱的,不是黄鼠狼拜年,就是祸水。

我知道。他说,兔子不吃窝边草嘛。

最后我俩达成协议,两家人自驾去一个旅游度假区。两家人各开一辆车,浩浩荡荡喜气洋洋跑到度假区,开开心心玩了两天。发小刚当上镇长,手里还没多少钱,一切开支都由我来。两家的孩子——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,挺投缘的,玩得特别开心,整天缠在一起打闹尖叫,连吃饭时都要越位捣蛋。

两个女人都比较矜持。张晓清比以前老多了,才四十岁的女人,眼袋都出来了,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叠成一片。相比之下,我妻子显年轻。张晓清羡慕我妻子做全职太太,待在家里不用上班。她这个做医生的,上完日班又上夜班,苦死了,赚的那点血汗钱,全给了银行,房贷和车贷,将一个家压得喘不过气。

我妻子是个不善言辞的女人,不开口则罢,开口语必惊人,她说:没事啊,你现在做了官太太,多少人得拍你马屁呢!

张晓清说:屁大的官,九品都算不上!

我妻子说:年纪轻,还可以再努力嘛!

张晓清半玩笑半认真地提着发小的耳朵,教训说:听到没有?人家女人都比你觉悟高!你这才开始,可千万不能骄傲,也不能产生惰性思想,还得继续努力,听到没有!

发小摸摸被老婆捏红的耳朵,笑着说:女人真是蛇蝎心肠啊,根本不

将自己男人当男人,工具都不如!

张晓清说:能当工具是你的福气,人家想当我还不给呢!

这倒是句实话,张晓清虽出身县城,家里条件却不赖,算是中产阶层,年轻时虽其貌不扬,但读大学时勤奋刻苦,成绩骄人,当时的追求者不乏其人。她看中发小,可能出于天真的少女情怀,也有可能看中发小的潜质,也就是所谓的千里马。最主要的一点,她看出他对自己百依百顺,能听自己的话。现在看来,她确实是个独具慧眼的伯乐,一句话就将发小揪回县城,确定路线方针,考公、提拔,一路敲敲打打,将发小打造成现在这样,以后的前途更不可小觑。她是个非常理智且坚强的女人,人生目标明确,做事有条不紊,这可能跟她长期做临床医生有关。总之,发小的牛鼻子攥在她手里,只要她一天不放手,发小就一天不能放松。

那次自驾游,给我和发小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当时的我,虽公司走下坡路,身负重荷,但从表面看,也算是个锦衣玉食的“有钱人”了。发小则仕途有成,英姿勃发。晚上,两个女人带着孩子去休息,我俩在度假区内散步。想起当初住的阁楼,挤得掉人的钢丝床,拼用一辆破自行车,饿到三秒钟就能吞没一个菜包,我俩感慨万分。

发小说,现在这样,他已满足了,不想再动,嫌累。

我说:累了就歇口气,混日子。

发小说:这个女人太要强,整天唠叨,真要命。

他说的是张晓清。夫妻间的事,旁人是插不进的。夫妻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,拔刀斩水水更流。我虽与他亲如兄弟,但说到张晓清,还是不知从何时说起,沉默半晌才说:随缘吧,命中有时终须有,命中无时莫强求。适可而止,就是别太累了自己。

他说:我知道。

我们在度假区的湖边坐到很晚才回房间。他抽完了整包烟,也说了很多话,很多都是对张晓清的不满。说她强横,说她爱虚荣要面子,逼迫自

己。说他很郁闷,有时心很烦,感觉做人没意思。

我说:烦了来找我,我带你去寻开心。他听出“寻开心”的意思,敏感地说:你不会在外面有人了吧。

我说:没。

他说:我信你。有了你肯定会告诉我。

他说得对,要是有的话,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他。

5

从度假区回去,发小不久后就将以前的钱还我,这说明上台阶还是有明显效果的,也进一步证明张晓清指的方向是正确的。

我说:你先放着,我不急。

他坚持要还,要我将账号发到他手机。

我将账号输进手机,将要发送时,突然起了个念头。这笔钱是我结婚前给他的,妻子不知道。这些年我赚的钱都打在一张卡上,交给妻子打理。我一不嗜烟酒,二不找女人,应酬交际都由公司开支,需要另外开支的钱很少。这次不知怎么,我突然有了私心,想将这笔钱占为己有。我新开了一个账号,让发小将钱打进新账户。

就是这个新账号,让我们夫妻间起了矛盾。我是个马大哈,卡啊手机啊随手乱扔,根本没有防范意识。我也像一头牛,在妻子手里被使唤惯了,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。我还算是一头幸福的牛,妻子是全职太太,只要我在家,她都会弄好精美的粮草喂我。发现新账号后,这个女人不干了,开始“严刑逼供”,要我从实招来,否则“牢底坐穿”。我只好将发小招了出来。妻子先是没收这笔钱,接着将事态扩大化,再次逼供是否有藏匿其他钱。尽管我一再否定,妻子还是怀疑我偷藏了不少私房钱,后来又利用丰富的想象力,将幻想延伸进其他领域,怀疑我在外面养了女人,最严重的是生下私生子。

那段时间,是我结婚以来最难熬的日子。我们夫妻间生活向来和谐,我妻子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,在床上却表现得相当敬业,有时还会主动,让我深感满意。账户事发后,她对这事的积极性大打折扣。不仅如此,她做事的质量也明显下降,不仅敷衍潦草,有时到关键时刻,还会突然昂首挺胸,瞪眼逼问:老实交代,到底在外面有没有女人?!我屡次受到惊吓,功能大受影响,有几次甚至半途而废。后来再遇到她逼问有没有女人,立马停止行动。不管她如何逼供,身体和嘴巴一律进入戒严,丝豪不再反应。

那段时间我很苦闷,对夫妻间的事兴趣索然,甚至怀疑自己阳痿。我给发小打电话诉苦。当上副镇长后,发小给我的电话就少了,我主动打给他的时候多了,有时好不容易打通,也是匆匆几句就挂掉了。可能是位置变了,人也变了,生活也变了。有些事,还真的是顾此失彼,鱼和熊掌难兼得。古人说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对发小来说,这些还仅是个开始,他后面的人生际遇,更证实了先人洞察世事的犀利和准确。

发小还是忙,在电话里匆匆说:现在有事,先挂了,过会儿打给你。

我吼说:你他妈的啥时有空啊?!

他低声说:淡定,你淡定。过一刻钟,一刻钟,等我!

一刻钟后,他还是没回电话。我彻底火了,直接威胁他:你丫的给我上来,再不来直接给我收尸!

发小终于紧张了,很快上来,见我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,劝我:别烦!没了张屠夫,真的吃带毛猪不成?这社会啥猪没有?走!我们寻开心去!

我懂他的“寻开心”的意思,一转摇椅,起身说:走!

跟妻子冷战的这段时间里,我改变了很多。我解放思想,积极进取,将每一分能占为己有的钱都转化成私房钱。我坚决执行两个“凡是”——凡是能不让妻子知道的,尽量不给她知道;凡是妻子不知道的,一律占为己有。我突然发现有钱的好处,可以想花就花,自由支配,心里还特有底气。有个以攒私房钱出名的朋友对我说:男人嘛,有两个地方要鼓,一个是上